

<<平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原>>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2805

10位ISBN编号：753992280X

出版时间：2005-1-1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毕飞宇

页数：4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平原>>

内容概要

端方高中毕业，回到了王家庄。

沉重得近乎残酷的农活给了他第一个下马威，青春期特有的骚动并没有因为身体的疲惫而消减，在收获的季节，端方找到了他的爱情，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轰轰烈烈的爱情之火很快被形形色色的闲言碎语浇灭了。

三丫选择了死亡，被爱情抛弃的端方变成了一头真正意义上的独狼。

知青出身的大队女支书吴蔓玲是一个几乎已没有性别意识的政治动物，但是端方身上独特的男人气息，却激发起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女性情愫，她不可抑制地爱上了端方，此时的端方早已对爱情心如死灰，他只想利用吴蔓玲的权力达到参军从而离开王家庄的目的。

## 作者简介

毕飞宇，男，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五年。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篇。

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等。

现供职于《雨花》杂志社。

近年来毕飞宇得奖众多，其中有：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哺乳期的女人》）。

冯牧文学奖（奖励作家）三届小说月报奖（《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两届小说选刊奖（《青衣》《玉米》）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奖励作家《青衣》《玉米》）。

毕飞宇说：《玉米》是他的最爱，是他为年青一代人写的，他希望他们喜欢。

<<平原>>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

## &lt;&lt;平原&gt;&gt;

## 章节摘录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

庄稼人望着金色的大地，张开嘴，眯起眼睛，喜在心头。再怎么说明，麦子黄了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经过漫长的、同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守候之后，庄稼人闻到了新麦的香味，心里头自然会长出麦芒来。别看麦子在长在地里，它们终究要变成苋子、馒头、疙瘩或面条，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一句话，变成庄稼人的日子。是日子就不光是喜上心头，还一定有与之相匹配的苦头。说起苦，人们时常会想起一句老话：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其实这句话不是庄稼人说的，想一想就不像。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城里人，少说也是镇子里的人。他们吃饱了肚子，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和庄稼人的割麦子、插秧比较起来，撑船算什么，打铁算什么，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麦子香在地里，可终究是在地里。它们不可能像跳蚤那样，一蹦多高，碰巧又落到你们家的饭桌上。你得把它们割下来。你得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这其实不要紧，庄稼人有的是耐心。但是，光有耐心没有用，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弯下你的腰。这一来就要了命了。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你抬起头来，沿着麦田的平面向远方眺望的时候，无边的金色跳荡在你的面前，灼热的阳光燃烧在你的面前，它们在召唤，它们还是无底的深渊。这哪里是劳作，这简直就是受刑。一受就是十多天。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你自己心甘情愿。你不情愿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庄稼人只能眯着眼睛，张大了嘴巴，用胳膊支撑着膝盖，吃力地直起腰来，喘上几口气，再弯下腰去。你不能歇。你一天都不能歇，一个早晨的懒觉都不能睡。每天凌晨四点，甚至是三点，你就得咬咬牙，拾掇起散了架的身子骨，回到麦田，把昨天的刑具再拣

## &lt;&lt;平原&gt;&gt;

起来，套回到自己的身上。

并不是庄稼人贱，不知道体恤自己，不知道爱惜自己，不是的。

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

圣人孟老夫子都知道这个。

他在几千年前就坐着一辆破牛车，四处宣讲“不误农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农时”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太阳和土地的关系，它们有时候离得远，有时候靠得近。

到了近的时候，你就不能耽搁。

你耽搁不起，太阳可不等你。

麦收的季节你要是耽搁下来了，你就耽误了插秧。

耽搁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一半了，过不下去的。

所以，庄稼人偷懒了可不叫偷懒，而叫“不识时务”，很重的一句话了，说白了就是不会过日子。

都说庄稼人勤快，谁勤快？

谁他妈的想勤快？

谁他妈的愿意勤快？

都是叫老天爷逼的。

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

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

为了抢得“天时”，收好了麦子，庄稼人一口气都不能歇，马上就要插秧。

插秧就更苦了。

你的腰必须弯得更深。

你的身子骨必须遭更大的罪。

差不多就是上老虎凳了。

所以说，一旦田里的麦子黄了，庄稼人望着浩瀚无边的金色，心里头其实复杂得很。

喜归喜，到底也还有怕。

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

你只能梗着脖子，迎头而上。

当然，谁也没有把它挂在嘴唇上。

庄稼人说不出“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

说了也是白说。

老虎凳在那儿，你必须自己走过去，争先恐后地骑上它。

不怕的人有没有？

有。

那就是一些后生。

所谓愣头青，所谓初生的牛犊。

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

端方是利用忙假的假期回到王家庄的，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眼见得就要毕业了。

端方在中堡镇念了两年的高中，并没有在书本上花太多的力气，而是把更多的时光耗在了石锁和石担子上。

端方话不多，看上去不太活络，却在中堡镇结交了一些镇上的朋友，都是舞拳弄棒的内手。

端方跟在他们的后头，其实是冲着那些石锁和石担子去的。

虽说身子单薄，没什么肉，但端方天生就有一副开阔的骨头架子，关键是嘴泼，牙口壮，一顿饭能咽下七八个大馒头。

高中两年，端方换了一个人，个子蹿上来不说，块头也大了一号，敦敦实实的，是个魁梧稳健的大男将了，随便一站就虎虎生风。

端方带着他一身的好肉和一身的好力气回到了王家庄，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床被褥、一只木箱子和两把镰刀。

<<平原>>

端方是知道的，忙假一完，一眨眼就是毕业考试。  
考过试，掖好毕业证书，他就是王家庄的社员，一个正式的壮劳力了。

.....

## &lt;&lt;平原&gt;&gt;

## 编辑推荐

跟《玉米》一样，毕飞宇让《平原》的故事发生在王家庄，不过王家庄的主人不再是王连方和玉米一家，而是端方和一群年轻人。

小说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囊括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记忆、经验和知识，展现了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勾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遍布神州大地的乡村“理想国”图景。

《平原》不仅是写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它也是一部关于当下的书，在我们心中经历过的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被华美而精确地展现。

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具魅力的叙事者之一，毕飞宇锤炼出一种能够被明确识别的声音：音律流畅，机锋凌厉，指意多端，把对人类经验的冷酷分析变成了华丽炫目的剑术。

小说不以复杂的情节取胜，而是充分发挥摹写细部的长处，着力于诗化情怀的铺衍。

有评论家认为，《平原》是一部新奇的、极具艺术品质与阅读魅力的小说，是作家近年来愈益成熟的小说艺术的一个集中展现，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有意思的是，与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一样，毕飞宇营造的“王家庄”，已然成为一方具有特定原型意义的人文版图，成为他叙事计划的背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